稽古緒論

稽古緒論叙

劉勰之言曰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一理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余嘗味斯言因以綜觀文章家其標格名目至夥衆乃若融百慮而出一辭辨析事勢道術之奥以為權衡則所謂論學者寔兼綜焉然質諸心與理合辭共心密之旨則率又多漫羨宵究靡定于要束難以稱作者將無彌綸群言之本未立其研理者無所折衷歟茲歲壬戌余

試士至平凉得見浚谷先生趙公移日始別去已又得公所著稽古緒論讀之雖累日彌旬餘音遺味猶不盡於口耳於戲其理合矣其心密矣夫形器易徵文情難鑒二三子從余游於所謂論學者欲知權衡盍肄業於是以求源本寧毋徒傳會緣飾於枝葉耶世之論公爲文多擊節於其稟而褫魄於奇氣於戲公有言曰不觀諸子之學則無以知聖人之德大而精不究異端之失則無以見聖人之道微而顯是交用者也又曰聰明者耳目之正事知識者耳目之餘

事能不作餘事則心靜而淸知識自退藏矣故曰裁者培之知識者已也帝則者禮也故曰克己復禮於戲此公所以彌綸群言而研一理爲作者所不能及是所謂源本而不可以徒傅會緣飾者也二三子肄業之

壬戌秋中淮海孫應鰲書

叙

稽古緒論卷上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名實之不孚君子之所深憂也世之弊於名久矣彼方竊以自大恃以自高而孰與相憂如是則其實不容以不盡廢名徒存而實盡廢天下幾何而不入於大亂乎夫亂之生君子之所深憂也憂之將奈何夫將欲憂大亂則必有大聖人以濟之於大治之域此非君子之力所能强而至者故卒之以無策則憤其名而欲併去之此君子之所以存心非君子之所能爲世固不當以聖人之所爲病君子君子亦不當以聖人之所爲强自任也子貢欲去告朔之

餼羊而孔子教之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憤世之名隆而實敝故欲剗去其名以矯世之病孔子懷名實相須之道故欲即其名以成其實孔子聖人也聖達權凡事變之出於非常君子之所謂舉不可爲者聖人皆有道以濟之此非君子之所預知故曰不可知之謂聖君子量力而行度德而任者也故不敢以自大自高之詞欺世而盜名夫欺世而盜名君子之所深嫉者也甚矣哉世之不知君子也非徒不知乃更矯誣聖人之言以詆君子甚矣其病吾聖人而眛於君子之道也抑嘗求夫所謂名者非言之可命者乎所謂實者非行之可以成功者乎即子貢之名

而考其實孔子嘗目之以達而賜也建破齊存魯之功聞性與天道之妙則達之實固乎也夫嘗名之以瑚璉之器矣而賜也聞一知二自許於顏子以之下綏來動和又測夫神化之機則器之實又乎也由是觀之則孔子之所以教子貢子貢之所以受教於孔子名之不可苟而實之必相稱必不敢以自大自高之辭文致而爲謾也固矣實其間難授受之間必量力度德而後有言者也試考之告朔之禮非三代聖王之所傳而周公之所制乎夫禹湯文武周公固皆聖人也數聖人所傳之禮而一魯文公廢之甚矣禮之難行而易廢名之易建而實之難舉也子貢有憂焉

曰魯之不能告朔上乎王命下逆乎民時前以毀聖制而後以迷來哲甚矣魯之無王非聖之罪當誅也甚矣魯之廢時失事之罪當誅也然而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詰聖如孔子亦未聞以爲非焉何哉豈非魯以存羊之虛名誑之乎夫誑天子方伯一人之耳目耳誑聖人則塞萬世之耳目子貢於是乎有深憂故譏之曰與其存虛名之羊以誑人不如併其羊而去之以彰魯之罪且使世之務爲虛名而不事實行者無所容其奸而君子得以攻其惡有王者出必將取而誅之以大警於世嗚呼子貢之憂世何其深且切而於名實之辨何其謹且嚴哉雖然此君子守

常之心非聖人達權救弊之理也此其所以直以廢禮之
言告聖人而無愧色者也聖人曰魯父母之邦不可誅也
名可因而進之以求其實不可退而更損其名也使吾得
位而行道則唐虞三代之禮樂復之如反掌耳行夏時乘
殷輅服周冕奏韶樂魯曾非春秋之魯而周公伯禽之魯也
羲和四岳之職璇璣玉衡之秘吾舉而還之掌上彼告朔
之禮特餘事耳吾何憂而去其羊哉此內聖外王之業真
孔子之能事可以語子貢而非所以責子貢也爲子貢者
將奈何得百里之國而治之慎典章謹法制富民尊主守
信明義要之名實相孚而上下不二此子貢之行可以底

於成功者也聖門亦不獨子貢如由求之言志宰我之論
喪子夏之言學皆各以力之所至實言之不敢爲虛名以
苟自高大此其所以卒底於成而非後世好名無實之徒
所可企及也故曰聖門之學在務實

周公成文武之德

聖人之道始乎禮終乎樂禮之分嚴嚴以止亂樂之情和和以興治聖人撥天下亂而發其治也故制禮必嚴其分分定而亂無由興施必和其情情和而後治斯隆矣嘗觀禮樂之道雖聖人之所行而非聖人之所得爲也天也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之所不可辨民志之所不可定亂之所由興也聖人觀於上天下澤之象而知夫禮之分不可以不嚴也故以之禁亂焉又曰雷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上不合於天心下不協於祖德而能致治者鮮矣聖人觀於天

之雷動萬物之象而知樂之情不可以不和也故使其流動充滿於覆載之間以致其和而治自興焉故禮以正亂而樂以致治斯二者非獨聖人之所設蓋原於天矣聖人善原夫天者也善觀夫人者也方殷之衰民之厭亂極矣天之棄商久矣亂甚則治不易舉故以文武周公數聖人相繼至於周公而後大成其勢然也甚矣文武之道難行也禮樂之難成也禮莫大於分樂莫大於和紂君臨頑以下犯上不可謂之分羑里之囚伯邑之醢不可謂之和文武雖欲興禮樂無由也勢也管蔡之誅武庚之誅頑民之誥告君嗣賊昆仲破斧缺我周公雖欲興禮樂無由也勢

也夫上下之分一定而不可易者天也其所以使之不困
而制禮作樂以禁亂與治則天之與勢固亦無如聖人何
雖然所謂天與勢者聖人終不廢也故周公之制禮也辨
其功德别其親踈遠近而上下之特追王太王王季尊祖
配天尊父配地而其他莫敢望焉故天下之人皆曰如是
而後父子之分定如是而後君臣之等嚴則臣不得以干
君子不得以犯父故曰禮嚴其分而正其始亂乃止矣禮
有定分則情不易洽情不易洽則治不可久於是制為天
子之樂祫禘之典凡周之先君無問於遠近親踈舉以孝
子曾孫之儀而配享焉故天下之人皆曰如是而後親戚

之恩洽如是而後懽忻之情交故天地無戾氣而人物無怨聲故曰樂和其情而正其終以與治矣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周公聖人也故制禮作樂以隆周道比於唐虞之際後王殘缺不舉孔子傷之故稱曰周公成文武之德然則後王之廢周與使文武之道永墜於地可勝誅哉世儒不識文武之業不違禮樂之本篤於情者近誣而忘禮嚴於分者尚刻而遺樂其說紛紜聚於成訟愚嘗謂大保四章引此說曰聖人常伸公義於天下而私恩以許之緣情而盡周公以公義不可廢故於追王而斷之以法以私情不可泯

故於祭祀而溥之以愷仁之至義之盡言以破百世之惑矣其後卒以此說紬鴟子世安得復有周公孔子出而與之論禮樂哉

先王至德要道

聖人能順天下之性故能一天下之情聖人無以異於人也則凡聖人之所爲皆衆人所可及矣夫聖人爲人所可及則天下皆可至於聖人人皆有至聖之幾而常視聖人太高望聖人太深畏之而不敢爲慢之而不必爲此聖人之所甚憫而深憂者也以其憫之甚故思援之謀至以其憂之深故求濟之術周雖然聖人固不得不爲斯人憫且憂亦不徒爲博濟之究厓手援之艱難憫之甚而力不及憂之深而勢難徧徒有濟天下之志而卒以虛名取敗者也故必反其原而無以異於我者而導之使遂俾人人各

順其性而不自知人人各順其性隨感而應觸類而發有施而各得其當天下雖大而運之猶掌孔子論孝曰先王有至德要道此聖人以身軌物而以人治人之義也常觀天下之理其弛也或張之其散也或翕之其毀也或成之其伏也或振之权之於决裂破碎之時而卒獲安全順適之效其所以經畫施設而轉移推行之者其自治之必大有才矣是故蹈淵而溺者善泅之人能拯之暴疾而危者善醫之技能治之敵三軍而陷者智識之士能拔之夫豈有他術哉誠造巧之極而中其要領焉耳聖人者人之至而萬物之要領所在也於天下之弛而能張散而能聚

敗而能成收其壞振其伏使萬物各得其所而無一缺焉此固天下之所以望聖人而亦聖人憂世覺民之志也且天之生斯人也付之性父母之生子也與之身天下未有不由乎天而能有此性亦未有不由乎父母而有此生均由乎天下之性則聖人固與若人同性也均由乎父母之身則聖人固與若人同形也然性雖同受而獨能盡之以為仁形雖同有而獨能踐之以為孝此在聖人所獨能而衆人謂之異者也是故德均也而或曰克明或曰廣運才均也而或曰神化或曰天錫行均也而或曰允文或曰執競皆有以造天下之極而無餘會天下之善而無遺合天下

之正而無二使人之言者必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德天下莫尚之德也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天下莫尚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才天下莫尚之才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仁天下莫尚之行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仁天下莫尚之仁也真有以奉天而順正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孝天下莫尚之孝也真有以事父母而無忝也此皆智士之所爭傳而樂聞庸人之所以駭其耳而不敢言者也是聖人之生雖猶夫人而其卒則有大不然者也嗚呼聖人果有異於人乎則君子未之言也聖人果無異於人乎則君子未之至也惟人於所當爲而不爲於所可至而不至不肯爲者謂之慢

不敢至者謂之畏慢與畏交遍天下而後聖人始大異於人矣是故有滅德也而後異聖人之德至有不才也而後異聖人之才至有失行也而後異聖人之行至有賊仁也而後異聖人之仁至有不孝也而後異聖人之孝至彼其汚下昏愚亂天下之常而喪親之身方瑣瑣然以異窺聖人而不知其本同於人也聖人之同於人者何也性也形也盡性固為事天之仁而亦事親之孝踐形固為事親之孝而亦事天之仁仁固所以事天而亦即所以事親孝固所以事親而亦即所以事天仁以事親則是視父母猶天也孝以事天則是視天猶父母也以天為父母而以父母

爲天則四海皆兄弟也設有人焉其兄弟陷於穽而不救則人將以爲賊仁賊孝之甚者今天下皆陷而聖人恝然視之謂之何哉此則聖人之所甚憫而深憂者也或者曰天下至大也而聖人以一身往救且博施濟衆堯舜病焉如之何其可及也吁天下之弛而能張散而能翕敗而能成伏而能振則貴乎聖人也如獨善而棄物焉用聖人爲哉況人各有性不待外鑠聖人之救也如探其懷之珠而出之去其鑑之垢而新之耳非能爲物作則也聖人知物我固有是性而有盡與不盡之異同有是形而有賤與不賤之殊由是以我之獨得者推以及人始於家焉中於

國焉終於天下焉使之各盡齊其性以事天各踐其形以事
親改其滅德而歸於德克其不才而歸於才更其失行而
善於行不仁者與於爲仁不孝者與於爲孝以率其民
而庶人得以保身志以率其士而君子得以保族義以率
其大夫而庶官得以保家忠以率其公卿而大臣得以保
位和以率其諸侯而群后得以保國易之所謂首出庶物
萬國咸寧書之所謂皇建其有極會極歸極詩之所謂永
言配命成王之孚春秋之義所謂君正始王道出焉此聖
人所以能順天下之性而一天下之情雖若爲人而其實
無非所以事天而事親者然古聖人之仁孝至此極者亦

不數焉事親底豫而天下化惟舜可以當之制禮推恩而天下定惟武王周公可以當之删經書史顯親揚名惟孔子可以當之聖人孝統天地冒萬物此所以爲大也可以見子之事親無往而不當用其力也夫孝至於成天下可謂無外矣而聖人之意猶曰至是始足耳則凡未至於是者尚爲非孝也是故尊親以天子之父化其家以爲國者亦不得與於此以其未聞先王之至德要道區區小節不足多矣然則人之爲孝必如大舜武王周公孔子而後可

荷蓧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度其力之所可至而強爲之能之而弗爲與不能而強爲之者皆罪也昔堯授位於許由由知其力弗至也故拒之以全其身避之以廉其節拒之避之誠是也及鯀不度其力而欲專稗乂之功故潰潰大敗以僇其身是故由之遜也以啓舜而鯀之誅也以啓禹老聃莊周可以學堯舜而弗學故遁長弘竇犢可以爲許由而弗爲故誅孔子知其力之可以爲堯舜故不敢苟安其身曲完其節而皇皇以行其道顏子觀其時當爲許由故不敢貪功以邀其名而瞿瞿然隱其身孔子之勞至於席不

暇煖受喪家之誚而顏子之逸至於不出陋巷甘屢貧之
樂此一聖一賢者之迹迥異而其應答講議之際及至於
皆說而無違吾嘗心私怪之以為聖人之重其身若丘山
而其視天下若浮雲今之視其身若浮雲而重天下若丘
山者果何歟及觀孔子於荷蓧丈人之流丁寧反覆之意
然後喟然嘆曰嗚乎聖人之重其身若是也彼其愛其身
以完其節者其身尊而道不顯是重其內而輕其外者也
狥夫世而忘其身者其術顯而身為役是重其外而喪其
內者也是其力至者內外皆重其力之未至則內外不能
以皆重與其求行其道以危其身身危則道無以行孰若

存其身以存其道其道存而身亦重内重而外亦重故聖人之道大而能樹内重而外斯輕故賢者之學安而有成此皆度其力之所可至者也孔子知其力之已至而知天下之學者不可以約也是故許顔子之有是責荷蓧以隱者其與接輿沮溺皆一唱而三嘆之殊不覺其異乎已也而他日於鄉愿則直斥之曰德之賊蓋以鄉愿困已力之未至而厄天下之有力者皆不至於堯舜之域其視綠之力未至而強為之者罪雖同而情又熾矣故孔子尤惡之譬之里門之懸石類或教厄羸者而徙之其罪不過殺一厄羸者而已苟厄羸者或以力之不勝而謂衆人姑置之

是其情不惟媢能者而又有以危其出人也今世之學者乃至訾許由而詆荷蓧其視鄉愿之徒反以爲量力而亟許之吁大惑矣

聖人天地氣象

聖人不以物交物而能以物取物凡物於物者物物相交而與物終焉夫是之謂以物忘物以物交物者囿於有我有我則有物與物相入而欲物無累吾見其物我對仇而紛紛焉如旗旐之搖旌江漢之浮萍夫唯聖人無我故能無物無我則大成性則神大故能無累神故能變化無累則至聖之德變化則神明之業孰爲有物孰爲有我孰爲有內孰爲有外其來也有鄉其去也無方以有鄉之物取無方之物物我兩忘天人合一其聖人之能事乎蓋嘗觀之盈天地之間生生而不息者陰陽相推法象列矣剛柔

相乘氣化出矣五氣布四時行則性命不同矣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照臨山川之流峙震爲雷烈爲風亶爲庶物通爲人隤蜳蔚暨委蛇雜揉者吾不知其幾千萬等然則果孰自而生乎孰自而死乎孰自而窮通乎孰自而始終乎是必有非智力之所爲物之所可自爲者然則安爲之天地爲之天地安爲之天地之天地爲之天地生萬物而能自生者也故混而復闢終而復始循環而無窮者天地其神乎大天地統萬物爲一理聖人通天下爲一身然則謂物有天乎則可謂物皆天乎則不可謂天下有聖人乎則可謂天下皆聖人乎則不可物固有子然而立超然而

存條焉而能達者人固有逍然而智潔然而仁拘拘焉而為義者惟天地不與萬物爭故物物莫能爭聖人不與天下辨故物莫能辨無物能爭者萬物之一物也天下莫能辨者萬人之一人也天地取物以為物聖人取天下以為天下無適而非道無適而不可取天下之物豈一物之可盡哉以一物而應天下之物因時而應機隨處而設智物物而雕之事事而識之則一物之物耳豈超然於物者哉惟取物為物者能超然於物天地之間有生者生於無生有形者形於無形有聲者聲於無聲無生故足以應天下之生無形故足以應天下之形無聲故足以應天下之聲故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聖人以其無私被天下是故取其實以為之衣取其饑以為之食取其相生相養以為交接親厚之節取其惡死避害以為宮室城郭甲兵之備取其好善惡惡以為禮義政教之則五行五服取其惡也冕衣章甫取其慶也服牛乘馬取其馴也五爵五官取其節也播穀時殖取其時也天下有是理故聖人有是事物有是心故聖人有是制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中庸曰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蓋物莫大於天地聖莫過於堯舜孔子或仁如天或德動天或道貫天地或位為天子或窮為匹夫其迹不同其致一也

負蟻垤者不可以語岱華之獻樂蛙坎者不可以語溟渤之淵夏蟲不可以語凝冰越禽不可以伏鵠卵何則所累者然也彼嗾吾聖人者一曰額類堯也項類皐陶也肩類子産也此以形狀摸聖人之氣象者也嘶吾聖人者曰帶牛脇之華冠枝木之冠此以衣服摸聖人之氣象者也狹吾聖人者曰多能博學繁文飾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此以儀文摸聖人之氣象者也若老子曰守汝真歸汝一惡用仁義為哉此又背乎聖人之氣象者也有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者有望之儼即之溫聽其言厲者此能語聖人氣象之一端者也若曰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暵之皜皜乎不可尚者此聖人之氣象含弘光大者也若曰吾戰則克祭則受福誅正卯墮費郈會夾谷脫阨於蒲晉絃歌於陳蔡此聖人之氣象發强剛毅者也乃若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覆載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者其至矣

學至聖人之道

天下之術至不一也君子有以一之其必有所以約於至一者矣甚矣哉天下之多術也而孰能與一之病其難而弗之一則將各持其所有而天下之為術者愈多矣以滋多之術而應夫不一之變愈難愈遠而愈不可勝窮矣道果遠乎哉術果多乎君子於是乎有憂焉而思有以易之故不求道於遠而求諸近不求術於不一之中而約之於至一之域則道其幾乎試嘗論夫天下之術精粗之異致隱顯之異迹高下之異用其分不可以勝同其事不可以勝究其情不可以勝一夫以不可勝同之分而益之以不

可勝一之情以不可勝一之情而恣之於不可勝窮之事吾見其二之也二則雜雜則亂彼其一心且雜一身且亂而求以盡天下之術齊天下之事不亦難哉且天下之不一亦勢之自然耳能於自然不一之勢而奪之使一是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君子歸之於天天惡乎在在於道道惡乎在在於聖人聖人之道遠而用亦多矣苦其術之多而弗一者是自棄而不可與有為矣求其術之多而一之者是自擾而不知所以為一矣棄則不知所謂學擾則不知所謂一噫孰知夫天下雖有不一之術而吾心自有至一之理乎抑孰知吾心至一之理而聖人先得之乎抑孰

知聖人之所先得而亦可以學而至之乎學莫先於立志苟有志焉則雖未遽至之而所謂一者吾知其終可至也志之所在者何也聖也聖者何也道也道蓋難名也盈法象之間精者粗者顯者隱者高者下者有非斯道之括囊者乎故曰其分不可以勝同其事不可以勝究其情不可以勝一在聖人則不然凡語道之大者至聖人而止語聖人之大者至一而止昔者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舜大聖人也學之者求其所以大者無有也亦曰精一而已矣緝熙敬止光於四方文王大聖人也學之者求其所以大者無有也亦曰純一而已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

襲水土孔子大聖人也學之者求其所以大者無有也亦
曰一以貫之而已矣彼顏子者固將學聖人之所學而不
遠乎聖人之一者也果何以請事斯語哉非禮之訓至於
四謂之一不可也坐忘之請至於三謂之一不可也高堅
前後之不可為象謂之一不可也陋巷之樂畏匡之戚其
情果可得而一乎吁唯有是不一之故也而後顏氏之子
約之於一者著蓋七十子之仁不一於日月之間而顏子
之仁三月如一子夏之義癯於見利之時而顏子之義三
請如一聖人之教析於博文約禮之際而顏子之卓爾者
一困窮利害之變交於前而顏子之不改其樂者如一

異端他岐之術所以病吾道者非一而顏子之所得於聖人以詔天下後世者其道未始不一也孰謂顏子所學者有外孔子一貫之道者乎又孰謂孔子之一非數聖人授受之心法乎老氏之言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公得一以為天下貞信乎一之為道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彼曲學者亦假之以藉口而後其術售天下之道果孰有約於一者哉獨慨夫昧者之不知也故當其時由之學求不一者於果也蔽於果而不能一求之學求不一者於藝也拘於藝而不能一師之學求不一者於高高卒荒於好高務外愈蔽愈遠而其所謂一者愈支離泮

渙而不可得矣是三子者非不志於道也所志者非其道而狃於不一之術也狃於不一之術而曰我將以之學道焉則惑也噫此夫子所以憂也此顏子所以喟然也此夫子所以深惜顏子也此未聞好學之言所以深為求道者警也

姑待明日便不可

學者不失其可為之幾則天下無難致之道矣甚矣道大之難窮也而況于事變之不齊理勢之所不能一者乎而學者欲忽焉卒焉而至之一才一藝而企之望之而不見其高即之而不得其美茫茫然如探海登天而莫得其所適之途而其人亦怠且倦夫以是故其道愈遠而學益難矣以其愈遠之道而從事于益難之學非惟其力有所難用而且至于不可用夫學者將以致其道也而致道嘗若于不力今也道若于不可致而力至于無所用道不可致則倦心滋生力無所用則悔將日熾求之則不可以進舍

之則不可以退極而至于無可奈何于是諉之曰吾姑待明日而已嗚乎學果可以姑待明日哉喻義之心或忘則喻利之心即至矣憂勤之志少息則怠荒之衆隨起矣天理之流行者有間則戎賊攻鑠之計設間抵隙千緒萬端噂至沓來萬弩不可卻而三軍莫能勝而前功盡棄矣嗚乎學果可以姑待明日哉吾嘗觀于南山之木矣爵然而滋者爲春條然而榮者為夏碩然而實者為秋蕭然而堅以枯者為冬四者之一失其時則木之生理滅矣故春榮之而夏實之則病冬滋之而秋堅之則病夏實其四序之不可侵而一息生生不已之機周流而無間故其根本盛大而

枝葉繁衍終其天年而養其天材衆人皆知而傳之曰是木之天也夫人皆知木之天不可一時息而不知人之天尤不可一時息人能于其本然之天察之而不使之雜存之而不使之失侵尋優游以順養之而使之舉無所害故其投之于用也無不中而施之于人也無不可衆人見其所運之大故謂之曰道而君子本其所操之微直指之曰幾幾之際微矣義與利之交戰也敬與怠之相勝也情與僞之相感也疑似之分于毫釐而吉凶之動于朕兆其來也甚易而其應也甚速而曰吾姑待明日則悖甚矣又況于天下之事變至難料而理勢之糅錯者不可期渡于淫

渭者褰衣而不涉食頃之間巨浸驟至則百夫方舟不能濟火之燎于原也其始一夫撲之耳而或玩其焱烈猛風飛焰俄忽之際百里爲燼夫豈力之不濟而恃之不足哉夫其可爲之幾夫幾之可爲倏忽須斯之不可待而欲姑待明日吾見其作之而無成有始而無終舉其所爲而無一或可而其心方徬徨棲遲于至道之遠而見其道之難也嗚乎道果難致矣哉古之人有得之者矣其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皆致道之大聖人也而求其所以聖者堯曰兢兢舜曰業業湯以爲常若不及而文武尤惓惓道未見至于周公益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甚者禹之孜孜以焦

體而惜其時日之功耶夫是數聖人者豈故唯憂勞之是求而不知安逸之為樂與衆人異其情哉數聖人曰一念之不懼或以啓終身之憂一息之或忽或以招無窮之悔一簣之不崇或以隳丘陵之勢是故勞于一時者逸之以終身而憂于毫末者樂之于悠久方其側身勵志于未得之時則天下之人無如聖人之勞且憂及其安土樂天于既得之後則舉天下之所好亦無如聖人之暇且逸夫學者非學為聖人乎其學聖人也非欲其如聖人致道之樂乎夫聖人致道之樂其憂且勞者何如也其所以專精乎其本然之天而順養之者何如也其不捷于天下之事變而

必中理勢自然之機會者何如也是寧曾敢少萌于心曰吾姑待明日矣乎故欲致聖人之道者必先學聖人之學欲爲聖人之學者必不失可爲之幾欲不失可爲之幾者必先去夫吾姑待明日之心而後可

學者潛心聖人

聖人非常之事業常得之于君子有常之心聖人者天下之人所共尊以為甚異而非所敢企至焉者也望之而不得即之而愈遠求其道則益高以大問其行則益精以密以是而學聖人天下之人豈復有至于聖人者哉夫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術固不若是其迂且難也其行也有漸其進也有等累歲終身求之而不得而不厭其緩俄頃一言之際而得之而不覺其驟其高明者止于是而不得過焉其庸下者又必至于是而後為得苟非有常之君子亦孰能舍其所以甚異望聖人者而就此庸常之規矩乎古

之善學聖人者盖莫過于顔子曾子孟子吾聞諸顔子矣其始學聖人也步亦步趨亦趨及夫子絶轍奔塵而自以為不及顔子知聖人之道不在于步趨之間也故於是乎潛心焉持之三月不違仁之久然後敢請正于孔子孔子教之止於四勿焉而已矣又嘗聞諸曾子矣其始也孔子以為魯夫魯者樸鈍不敏之謂後之稍知志學者所深諱而曾子居之不疑獨潛心于聖人盖聖門唯曾子之學最晩成而其用功為最久及後孔子教之止於一貫之言而曾子亦止得之以唯之一詞其視顔子為尤簡然卒得聖人之傳者曾子也至於孟子去孔子為尤遠而學者傳其

術為尤多方戰國時天下皆知聖人之為尊而其徒爭為非常可喜之事以誇當時孟子知聖人之道不在于是故獨於其所當潛心者而潛心焉及其既得故以一言决之曰孔子聖之時者也甚矣哉孔子之大聖顧止于時而已乎學者唯不知孔子之為時故其學聖人也多方以求之汪洋以望之得乎此則失乎彼之乎東則迷乎西朝從而暮變今是而昨非而聖人之道日益遠矣由是以聖人遂為非常情可及之人盖有厭其迂若其難舍之而旁求巧譎越之而更適捷徑者矣此無他未嘗求聖人于心而求聖人于迹雖或求之于心而未能潛雖一潛心焉而未能

有常夫聖人之道雖多端而其行之也有常體聖人之行雖異致而其操之也有常心聖之至者莫如孔子而聖人之行為後世所紀録而究然如在於書圖想像之中使學者不待于思慮安排而效其衣服飲食動止語默即可以飾聖人之形狀者又莫如孔子之論語也今觀其書自步履謦咳之微以及於邦國朝廷之大容有異貌言有異詞動有異節事為周備而曲加恭謹雖有明智篤誠之君子蓋學之終身而不能彷彿焉者也嗚乎是果其所以學聖人者哉詩書者聖人之糟粕也而又況于形狀之似也聖人知天下無異理而天下之人無異心故其教學者務使

得其理于心而泛應之於外期之於永久持之以匪懈優
而游之使自得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渙然冰釋怡然順
理四海九州之大纖芥微塵之細其理有未殊而其心亦
無異蓋聖人之道其得之可以俄頃一言之間而求之則
在于累歲終身之久其用雖至於百為萬變不可紀極而
其所以運之唯存乎聖人之一心風雨晦明變乎前而天
地之心未嘗變也榮辱生死變乎前而聖人之心未嘗變
也夫豈獨聖人之心哉蓋聖人之心猶衆人之心也聖人
獨能以其有常之心應天下無常之變而衆人以天下無
常之變役吾有常之心心既役于物馳騖而忘返其變無

定形其趨無定向其視聖人之道愈難而愈遠矣悲夫故善學聖人者本諸心吾心之所操存者有常而不可易則天下萬物之理有定形而莫能逃是故其道易行而其術易知也聖人之所以為聖動容周旋中禮而從心所欲不踰距者職此之故也善學聖人者亦潛心于是焉而已矣

五殊二實二本則一

理氣之間本末之所由分析之則一而萬合之則萬而一以類相生而各有理氣存焉是何也道大散入於無窮而人未嘗窺其原卒使道專于一而未嘗萬專于萬而未嘗一殊不知道未嘗一亦未嘗萬亦未嘗無理亦未嘗無氣隨其所生而施各異能理能氣能末能本能萬能一能析能合無能也而無不能也無有也而無不有也唯其理與氣合而能妙衆物者所以為氣之本氣附於理而能成衆物者所以為理之末妙衆物而本之之謂施成衆物而形之之謂受本之施形而上之道也末之受形而下之器也

理氣相須而謂之道故曰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周子所以明無極太極之旨也且夫天下之物無理則無氣無氣則無物物之於氣氣之於理其實一物也而未嘗有物未嘗有物而亦未嘗無物物也物之形者氣也物之存者理也理存於中而氣形於外中外相須不可離而二也聖賢屢屢言之有曰乾元亨利貞者有曰性道者有曰一貫者皆不敢以相離言理氣也蓋天下無無理之氣無無氣之理氣非理則無所附理非氣則無所乘故言以有無爲本者以無無爲本者皆就其一偏而不足以爲道矣故聖人因陰陽以驗天地而有形者生於無形嗚呼天地闔闢萬類

紛糅五氣之精互藏其宅火也水也木也金也土也或質陽而施陰或體陽而用陰或太陽或少陽或太剛或少剛或太陰或少陰或太柔或少柔火生於無水生於有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之情也火之炎水之溺木之質金之堅土之用五行之性也火曰作苦水曰作鹹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五行之用也火之虛水之實木之質金之堅土之塊五行之體也火之類飛水之類走木之類生金之類潛土之類成五行之化也火陽而陰水陰而陽木為少陽金為少陰土為少柔五行之理也火氣之炎水運之下木所具之材金體之堅土地之安五行之氣

也夫以五行火者水者木者金者土者因其質而變亦安得而守其一也然五行之發各異其時而體也化也理也氣也又何嘗不異哉然其性其情其用其體亦理勢之自然功用之施發耳嗟夫理氣之分施而五行之形殊或陰或陽或柔或剛五行無不生焉而其所以為五行陰陽剛柔者索之無窮無[illegible]之無際無為也而無不為無生也而無不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數之始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氣之數也太素者數之氣也然而易也初也始也素也其本可得而探乎可得而窮乎不可得而探不可得而窮而亦有可探可窮者蓋天下之

理散而復聚闢而復闔出而復還博而復約分而復合夫其散也終以聚其闢也終以混其出也終以還其博也終以約其分也終以合又安得一而不可探不可窮哉夫以五殊之實者二實之虛也二實之虛者五殊之實也而虛本也實末也而無不虛無不實也曷嘗專于實專于虛也此其所以本之一也雖然虛實之辨非專為吾儒告也所以為異端它技專于虛而無實孰夫實而不能虛者發也詩曰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異端之害道有甚於陟砠者而專一之病理又甚於僕馬之病矣此所以為吾道吁也

吟風弄月

存一念自然之天則天下之物皆天矣凡吾與物同出於天而雜於人者自小之于是各物其物而所謂天者始離矣誠能反求乎吾一念之天而以契乎衆物之天則知吾之與物一天而非人也天然之機流動充滿足乎已而無待於人則天下之物皆歸於吾一念之天矣試嘗論夫天人之際君子以為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吾以為形而上為天形而下為人至其所以形而上下者非有天之所為者乎昔者舜大聖人也求其所以為聖者無有也則曰幾希焉而已矣夫幾希者舜之天也舜存幾希之天故以

之耕深山而深山以天以之居木石而木石以天以之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而袗衣鼓琴二女以天以之命九官咨十二牧風動四海而九官十二牧四海以天則凡天下之物有不歸於舜幾希之天者乎後之人有顏淵者則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此又希舜之天者也求其所以希舜者無有也則曰不改其樂焉而已矣夫不改其樂者顏淵之天也顏存不改其樂之天故以之簞瓢而簞瓢以天以之居陋巷而陋巷以天以之遊於孔門而以之之齊之曾削迹於宋圍於匡厄於陳蔡之間而弦歌之音不絕則顏子之天雖不能如舜使天下之皆天而其所以視天下皆吾

之天者其志未嘗少貶於舜也夫周子者固將學顏子之所學而希舜之天者也彼其所以天者固不能如舜之行於九官十二牧而風動於四方矣抑孰知其天之所在哉雖然因天下不歸於吾之天而遂自小其天者此窶夫陋人之所為而非君子之深得乎天者也君子之天存於一念之微而原於混闢無極之真視之而弗可見聽之而弗可聞君子存之而君子自知之則所謂天者自君子而得亦自君子而止矣則亦何以及於天下之物哉叮是大不然矣夫天下之物固各物其物而不能以皆天也各物其物而不能以皆天則天下之物亦何自而物乎是非有所

以物者主之於其中乎夫所以物者亦視之而不可見也聽之而不可聞也彼君子者非有異於人也亦全其所以物者之天而已矣故凡視天下之物舉皆吾之天而非夫人之所能為仰而觀之則凡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之運皆天也俯而察之則凡山川草木萬品糟粕之化皆天也命於其兩間則凡飛潛動植含生受氣之類皆天也變而觀之則凡富貴壽夭死生逆順之數皆天也大而至於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皆天也小而至於蠢動食息造次顛沛之間皆天也嗚乎孰謂周子吟風弄月之天有異於顏子之天者乎有不出於一念自然之天者乎昧者不知故

求吾之天於兼愛蔽于愛而無天不存求吾之天於為我蔽於我而天不存求吾之天於虛無寂滅刑名術數之場愈敝愈遠而其所以天者愈支離泮渙而不可復存矣夫天者泯而人者勝馴至於大壞極敝于是乎有洪水猛獸之災有夷狄篡弒之禍推原其故則始於一念之天不存故也嗚乎不有君子抑孰推吾一念自然之天而及於天下之物哉

保身以保民

人君以其身為天下之本則必無以其甘者悅焉斯有以治天下矣夫天下之政猶一身天下之理而清猶身之理而清也身之理而清其不為衆甘之所蠱乎以是知天下之道治必本於人君之一身人君之一身治之所由生也夫天下雲擾而不定者以君之身也君之身昏瞀而不理且清者衆甘之蠱攻之也然則天下之蠱可除乎則必治其蠱之源蠱之源可除乎則必無使身為衆甘之所攻誠如是也則理亂之源非可即身而喻之又可即此而推之矣真子曰保身以保民幾是乎盖天下之治且安莫不由

人主之身清且安天下之擾且亂莫不由人主之身昏且亂是故人主之身治則天下皆漠漠焉人主之身亂則天下皆貿貿焉吾有以識之矣楚人之射一發而洞七札是非其絕腋而貫腢也然其絕腋而貫腢者即七札之手也夫射不素習不可以應敵人君之身不素治不可以責天下何者人主一身天下之所趨也夫天下趨乎人主之一身則人主應天下以一術不幾於遠且大乎人固不能以一身盡天下之事亦不能以一身治天下之事人主之所趨天下之所趨也的不與矢期而矢趨海不與水期而水趨林之茂鳥趨之河之廣魚趨之天下之善其人主之身善

乎人主之身善其衆甘之所不攻乎衆甘之所攻者何也聲音之於耳也采色之於目也珍味之於口也閨房燕昵之好便嬖弄幸之徒足以適其心也是皆人主之所甚甘天下之所受害者也是必使聲色不入於耳采色不入於目珍味不入於口聲色供奉皆不得以近其身則人主之身安乎哉天下之治興乎哉夫人非死灰枯槁安能無所甘也古之人不曰無欲而曰寡欲不曰無所好而曰好善明君之好善即昏主之甘欲也昏主之寡德猶明主之寡欲也欲之於人久矣有欲必有甘聖人不能絕之而有以易之公劉也而好貨大王也而好色舜也而好琴子貢也

而好貨武王之幸者十人自古聖人才士性情所好豈能絕之哉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有德義必將有禍故人君順四時廣延才智有道之士以奪耳目支體之欲使其甘於此而不甘於彼是故聲色之甘也而風雅歌詠之聲以奪之采色之甘也而雍節章服之美以奪之珍味之甘也而五味庖膳之正以奪之甘於色也則有窈窕之淑女以正之甘於左右也則有端正才智之士以損益之猶懼其未也故于盤銘于几戒于虡箴于妃御度以節適之卿大夫有諫士傳言矇誦瞽賦工商百執事舉正其過以約束之猶懼其怠也則置之左右之史調之以祖宗之艱

難而告諸天命之不易凡所以約束優游甘之使善者至詳馴循消除甘之使害欲者至備夫人主正於上以率其下則卿大夫不敢不矯揉焉勉而趨於善矣卿大夫正於上以率其下則士庶人不敢不矯揉焉勉而趨於善矣是以四體平六氣適災害不生疾恙不作詩云干祿百福子孫千億又曰既受帝祉施於孫子周書三宗之壽考洪範五福之吉慶易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春秋聖人在上國不爲災華祝多壽多男子甚至知毋沴風淫雨爲有聖人故不待禪受而舜禹不待呼吸屈伸而喬松人主有此也則雖有奇怪珍異之觀娥之歌曼之舞易牙之味和扁之實

偃師趙造之巧毛嬙南威之容傾世而絕倫者必不假彼以易此故必有所為而後有所不為有所欲而後有所不欲昔齊桓易其好色之心以賢賢雄于五覇楚莊絕鐘鼓之樂以修政競于中夏漢武多慾及悔輪臺之過關恢祖業況羞為戲君者乎以是知天下之治在人主人主之治天下在心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

嘗謂言存諸道道存諸人蓋道也者天之所以授人者也是故道不可獨行人不能以皆聖惟人有智愚則道有顯晦則言有淺深言也者明道之具也道非獨為智者言之將為愚者啓焉與愚者言而不以明以示之與不言者同是以君子汲汲言之然而聰明特達之士常有而道亟晦者無聖神獨見之人以先之也聖神獨見之言或偏而復絕者無聰明特達之士以後之也故聰明特達之士必有聖神獨見者以微言為之先焉聖神獨見之言必有聰明特達者以昌言為之後焉莫為之先則人無所取信弗為

之後則無以傳諸遠故微言者聖人所以神其用以示人而昌言者賢人所以明其說以曉愚昧是以聖人之道常明而賢人之言常傳特達者有所持守而愚昧者得以因循此因時制宜之方而昌言明道之功也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詩稱言之諄諄聽之藐藐然則愚者固難與言而況於示之以道乎然則明道者固將示其說于天下非徒獨言而獨守之也昔者大皥氏据地而作畫文王數爻而演易唐虞章甫而已氏不犯孔曾授受惟唯一言道固難言而亦奚俟於言哉若夫獨守而獨言之則可也非以傳之來世而曉愚蒙者也二典三謨九丘三墳咨儆訓誥之類聖王

之大經至溥八卦十干五德百官六府九歌九德九疇之屬帝王之大法至全圓無俟後人呫呫而喋喋也乃獨取乎閭巷歌謠之詩及敗壞決裂之春秋訕謗譏刺不諱之語並列而為六經聖人之意將以深沈渾厚之文神其用而以誘掖將勸之詞蹈厲奮發之語以鼓動夫蒙昧無知之徒非欲獨言而獨守之也是以道愈降而文愈繁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然則聖人猶托空文以自見況其下者乎故七十子之徒得以各伸其說於天下下逮孟荀鄒平之儒皆推明聖人之道闡揚道德仁義之說其理文而不亂優而不厭洋洋乎飫耳而感人使聞之者味其

言以求道飫於耳以求諸心信乎聖人之道可尊而賢人之言易行也韓子曰孟軻死不得其傳凡言道言不楊則墨不佛則老火於秦黃老於漢雜於晉宋齊梁魏隋之閒夷道交侵聖道之絲不絕如綫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當是時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昌言者斯可矣然歷數千載之閒文愈繁道愈晦異端之徒並起而聖人之道益尊執筆者爭倡聖人之文述不絕之言宗祖二帝三王之道以阸二家之吭而撫其背雖強支吾猶不洪裂大敗比之於侏離左衽則遠矣然而或華而不實或腐而無用或因事以就功或循末以忘本如南山之草木葱蒨薈

蔚而可悅如百川之奔波騰湧浩蕩而並下皆景仰朝宗知尊聖人然華靡綺麗千變萬狀爭先奇怪淫聲美色發目入耳偶於五代聲律於唐萎弱於宋聖人之道德文章非惟佛老其徒亦敝之極矣愚昧者溺其說輕薄之徒又從而尊之父以是詔其子兄以是詔其弟師以是相傳鄉舉里選成均之法以是為高下苟有英才間氣出其疾之宜於佛老尤嚴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誠欲反經常之道挽之於既晦之餘詔愚蒙之徒拯之於陷阱之中使前聖之用神而後賢之說明則其力也百倍用力之多則其言安得不諄諄然而

詳豈惛惛然而已乎春秋所作譏貶聖人之法言僞而
辨者誅無赦其於愚者固恕焉立教之而已然則辟異端
者必倡道倡道者必倡言倡言者必先諸聖揚子曰萬物
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

為相用人之體

夫當天下之任者貴有以識天下之才天下未定之時成敗安危離合聚散之機固關乎為相之任然必得乎豪傑之才助之而後濟使不識之於先而用之於後則天下之勢莫可一定而吾所以為相於天下者亦無以自立矣吾之一身耳而天下之變常無窮天下之豪傑亦無窮以吾一身有限之聰明而應天下無窮之變吾見其難也雖然非吾一身有限之聰明足以應天下無窮之變責乎以吾一身之聰明而察天下之豪傑有一代之豪傑自足以周一代之用是豪傑乃自吾聰明中得則吾之聰明周乎天

下矣如此則蕭相國之識淮陰可謂得為相用人之體矣夫天下之勢敗而後成危而後安離而後合散而後聚夫其既敗也可以成既危也可以安既離也可以合既散也可以聚盖必其有聰明有以高乎天下而深識圖天下之機者為之乎漢室之興狐鳴楚叢鹿走秦野天造草昧群雄角逐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而蕭相國以刀筆吏為之佐是時起畎畝而登壇以王奮屠賈而為將相其與帝角逐並爭而與相國等夷者吾不知其幾也帝也嘗亦能之祥而相國乘風雲之會蓋其所以得之者乃天而非人也彼其為帝所忌棄草野而血木石者亦皆一時之英雄不幸

而勢窮力屈故使帝獨得之耳帝何有以高天下之聰明而得蕭相國相國何以有高天下之聰明而得淮陰侯淮陰何以有高天下之聰明而屈天下之英雄後世之君子又何以舍帝與淮陰而獨許蕭相國以得為相用人之體哉嗚乎高帝之術微矣孔子贊堯巍巍蕩蕩而難名帝也術中之堯而相國亦術中之禹皐稷契也帝之術不可測而相國之功始可言矣彼重瞳子力拔山而氣蓋世自以為莫已若而孰知目前執戟之吏足以刎已於烏江哉魏豹章邯之徒亦庸奴之桀驁者耳豈能磊犖跌蕩以任意外之士天下之無禹皐稷契久矣世亂沸而民糜擾而孰

與濟之幸而天生淮陰侯耳淮陰非濟世之才也以為斯世僅有斯人耳世有斯人僅足以濟而使斯人皇皇然今日囚於楚明日阨於漢又且伏質而就刑矣雖帝之聰明亦未見其超乎衆人聞見之中而用之也相國何以獨有高天下之聰明而用淮陰於稠人廣衆之中哉嗚乎龍化而雲翔虎變而風嘯雨作而礎潤秋至而蟋蟀吟氣相感而類相召夫物固然而況天下豪傑之士乎夫惟天下之豪傑識天下之豪傑其識之也非以其狀貌之魁梧而脣舌之便𧨏也彼其相與相親之際必有不言而默契不待交深而意自孚者矣方相國之數與淮陰語史不載其詳

世莫得之聞其所以識之之術固不得而知也然以相國
之尊無故而亟亟然與一亡卒語是其所以識之不在於
既語之時而在于未語之際不在於既信之後而在于未
信之先既而帝也深信國士無雙之對排衆議而授之大
將而淮陰所畫之謀歷歷合相國之成規固不待乎定三
秦取山東梟項籍之首而天下成敗安危離合聚散之機
已預定乎二人之胷中矣向也帝有高天下之聰明而用
相國於衆人之所不能用相國亦有高天下之聰明而用
淮陰於衆人之所不能用繼而淮陰又有高天下之聰明
而釋李左車於囚虜之中東向坐而問計以成脅燕滅齊

之勢故以天下成敗安危離合聚散之大機而定于二三子之手如持左券而責逋負矣嗚乎帝之所以得天下與蕭相國之所以相帝果盡出於天之功而非人之力哉彼畎畝屠賈之徒果能計出於此否耶然則為相用人之名其歸之於蕭相國也亦宜雖然帝非蕭相國無乃失淮陰而昧天下安危成敗離合聚散之機乎噫此帝之所以聖於術也狡免死而走狗烹飛鳥盡而良弓藏敵國破而謀臣亡帝固已蓄之用淮陰之前矣帝非有公天下之心也奪軍之舉王齊之舉分地之舉帝有不得已焉耳不得已而與之及其可已而奪之奪之不得則誅戮之耳自我信

任之而自我誅戮之當其罪則天下以我爲不知人無其罪則天下以我爲有功故寧以成敗之名嫁之蕭相國而不辭此帝之所以聖於術也至於堯舜之爲君則不然堯以不得舜爲已憂未聞其以庸命遜位爲憂也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未聞其以錫圭告成爲憂也彼堯舜知公於天下耳以爲誠有功於天下則寧以天下與之而不吝況區區之土壤又何愛而靳於天下豪傑之士耶堯舜以天下爲公故能用禹皐陶稷契之臣帝與蕭相國以天下爲已私故雖得一淮陰侯能用之而不能終噫此高帝之所以止於高帝而蕭相國之所以止於蕭相國

人主出治之本

人君理天下之事當必於其同然而不可好異天下之人其趨也無定向而成之者乃於其所異者求之而不於其所同則天下之事異者各異其所異而吾之所以持天下者亦無以自立矣何也噪嘵於蠅鳴則無以逼鵰鶚之叱聲狡伏於草莽之際則無以驚狐兔之出沒吾固持天下好尚之異者而又欲以一天下之異則以水投河孰分於淄澠之辨哉知此則知人君之學所以必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爲出治之本而不可徒趨於文藝之習也天下之事有實有名人主之學有同有異有爲學之名而縱橫於

天下之異同肩齊驅於紛擾爭長之習則煩者日入於煩動者日入於動擾者日入於擾勞者日入於勞衆者日入於衆而天下之趨卒無所歸天下之志卒無所定是非其應動不能以靜應擾不能以重應煩不能以簡應勞不能以逸應衆不能以寡者之患乎夫其應動也可以靜應擾也可以重應煩也可以簡應勞也可以逸應衆也可以寡而吾乃營營於獨聞獨見之異而不求人所共有之同則吾所謂意者心者身者家者固無以誠以正以修以齊而欲其國之治天下之平難哉文士高選楊廣不足以取文士之首冠而祇足以取智叒之弑逆詩酒不斅長城不足

取虜將之來朝而祇足以取匿井之陋辱是其自待者何卑而其所以示人者又何不廣哉大抵放肆於深宮大庭之中而歛束於稠人廣衆之際矯揉於親近君子之時而御近於暱倖小人之時收拾於大道聖言之粗餘而肆意於言語文字之習則所謂學者固已非堯舜禹湯文武之拾而加以內有妃嬪之寵外有幸臣之嬖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家有不齊而國與天下孰從而治平哉自克明而親族所以昭明時雍者其序未嘗紊也自溫恭允塞而至誠感神所以四方風動者其序未嘗紊也自慎身修思而庶明厲翼所以成治平之功者其序未

嘗紊也自咸有一德而受天明命所以有南巢之放者其序未嘗紊也自敬止純一而御于家邦所以既受帝祉者其序未嘗紊也自敬勝怠者吉而遵養時晦所以皇矣間之者其序未嘗紊也夫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成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則天下之異者孰不舉一於吾之同也何也降衷秉彜之天心少良能之理人我之所同也糟粕文辭之腐雕琢章句之陋人我之所異也異其異而不同其異豈長人之道哉經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傳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而仲舒朱子亦以為其君告大抵人君之心攻之者衆人君一身繫之者多以多繫之身而應衆欲之攻於觀則荒於遊則怠於利則侈於聲色則蕩於功利則誇於極意則肆於好勝則忌苟能於其荒也則收之於其怠也則强之於其侈也則克之於其蕩也則清之於其誇也則斂之於其肆也則抑之於其忌也則降之使荒可以為慎怠可以為謹蕩可以為閑誇可以為畏肆可以為敬忌可以為寛夫如是而又内加以師傅之嚴外儆以天人之緊卿大夫箴士傳言而庶人有謗商旅於市動則左史言則右史以垂後世之是非侍近有規師工有誦以誡未然之惡

機而又有諍臣七人面折庭爭以正救之使皇建有極足以垂上下之則倣足以立天下之具瞻宮闈有鷄鳴之賢妃足以為内助之治無苞苴之内達足以為後世之法不必堯之復生也而以親九族則亦堯之堯耳不必舜之復生也而克諧烝乂則亦舜之舜耳不必禹之復生也而惇叙九族則亦禹之禹耳不必文之復生也而御於家邦則亦文之文耳若然則誠意以正心正心以修身修身以齊家者自反而至於性自常人而進於至人自後世之不古若而至於古若則吾之所學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學也吾之道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吾之治乃堯舜禹湯文武

之治也則天下之事煩者動者擾者勞者衆者孰不於範圍之內哉故成天下之事異乎人之所得果無以自立而同人之所同得者始不謬於所望也嗚乎世之異也久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去也遠矣而吾之義理亦吾之固有而同得者人君何若安於異而不進於同無不以堯舜禹湯文武為吾哉